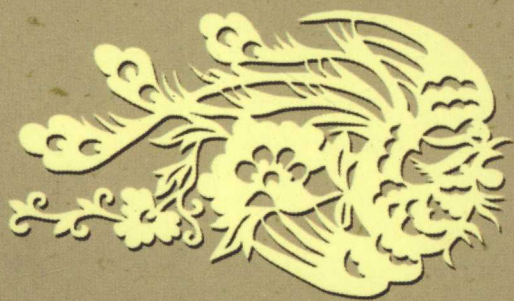


K892.54

MINJIAN WENHUA

SHULUN

安徽教育出版社



民间文化述论

马启俊 著

MINJIAN WENHUA SHULUN

民间文化述论

马启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间文化述论/马启俊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336 - 5291 - 3

I. 民… II. 马… III. 民间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915 号

出 版 人:朱智润

责任编辑:钱 江

装帧设计:心 妍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80 000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000

定 价:2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自序

顾名思义,民间文化就是来自民众之间的文化,也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用自己熟悉的、传统的、民间的形式创造和流传的底层文化、草根文化。它主要适应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民间文化属于人民群众,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集体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由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等因素的制约,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民间文化之间,以及同一文化体系内部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精英文化之间,都有着明显的不同,需要我们分清同异,区别对待。

在我国悠久的文明进程之中,无论是民间的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如同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它们养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各民族人民。我国的民间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都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我们理应高度重视、倍加珍惜、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在国内外越来越重视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当代背景和全球语境下,我们通过这本小书展现的对民间文化进行的调查、记录、感知和论述,也就有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自1986年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至今,我在原六安师专和现在的皖西学院中文系从事语言学 and 民间文学教学研究已经有二十余年了,先后担任过《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逻辑学》《民俗学》《民间文学》《语言学史》《通俗文学》《大学语文》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之余阅读了民间文化方面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也经常在民间走动,进行田野调查,于是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心有所思,渐有所得,诉诸笔端,形成文字,日积月累,也就有了本书中的相关文章。这些文章的前62篇内容属于民俗学范畴,按照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在其《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对民俗学的分类及其先

后顺序排列,第1~13篇涉及经济的民俗,其中有物质生产、商品交易、交通运输、衣食居住等方面的民俗文化;第14~29篇涉及社会的民俗,其中有家族亲族、乡里社会、人生仪礼等方面的民俗文化;第30~48篇涉及信仰的民俗,其中有原始形态的信仰,占卜、禁咒、巫蛊、祭祀等俗信和迷信,还有岁时节日及其相关信仰;第49~62篇涉及游艺的民俗,其中以民间文学为主,还有民间游戏、竞技和杂艺活动。以上这些民俗内容在书中其他篇目中也间有涉及。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金寨县油坊店乡境内的莲花山上,地处皖西大别山的深处和高处。这里有美丽动听的名字,四季如画的风光,淳朴善良的乡亲,古老厚重的乡俗,喜怒哀乐的生活。我热爱自己曾经生长于斯的家乡,因为这是一片虽然偏僻贫穷但是却温暖宽厚的热土。虽然我很早就离开家乡在外地求学、工作,但是始终难以割舍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对家乡乃至整个皖西大地的民间风俗、语言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自己单独或者与家人、同事、学生一起多次到皖西各地进行民间文化的走访和调查,隶属于六安市的金寨县、霍山县、寿县、舒城县、霍邱县、金安区、裕安区的许多山岭田畴、城镇乡村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实地调查,辛苦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文字、图片、声像资料,这些材料为我们的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提供了鲜活真实的例证,为我们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创新提高的平台,为学生研究性学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事实基础,同时也为我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几年来,我所讲授的《民间文学》课程成为皖西学院首批优质课程之一;我荣幸地被吸收进六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常务理事;陆续在报纸、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皖西方言、民俗、民间文学等方面的调研文章;担任总点校的清代同治年间的《六安州志》(简体、横排、标点本)于2008年5月由黄山书社出版;2009年1月开始在《六安广播电视报》文化副刊上开设“皖西民间文化漫谈”专栏,每周发表一篇相关小品文。本书第63~78篇文章就是专门考释皖西方言俗语的,其余的文章也有专门或兼及皖西民间文化内容的。

由皖西方言俗语推广开来,书中还对当今社会广泛使用的俗语词进行了研究与阐释,这些词语既有自古及今都在使用的词语,如典故词语、通用口语俗语词、成语等,也有时尚的或旧词翻新的词语,如第79~91篇文章。

面对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古代民间文化和不断开放交融、推陈出新的新时期民间文化,尤其是随着当今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而出现的民间文化的新局面,我相信,每一个文化人都会有所观察和体验,有所思考和感悟,也都会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和交流,或褒或贬,或论或述,总是不吐不快。我也不能免俗。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民间文化领域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得,所议所论,已不算少,形成的文章也不算少,所以就选取其中一部分收入书中,

与读者诸君共同交流和探讨。这就是书中的第92~107篇文章。

杜甫《偶题》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本书收入的文章都是自己二十年来在民间文化园地里辛勤耕耘后的收获，在书山跋涉时留下的足迹，在民间奔走和田野调查时洒下的汗水。面对民间文化“千古事”，我深知责任重大，勉力而为，其中的甘苦得失也真的是“寸心知”。

目 录

自序	1
1. 记住秧马	1
2. 连枷声声响到今	3
3. 饭牛与饭牛歌	5
4. 相狗趣话	7
5. 呼鸡声史话	9
6. 漫话拨浪鼓	11
7. “石步”漫话	13
8. 趣话“撑毛簪”	15
9. 新裤子·旧裤子·破裤子	16
10. 饭甑子漫话	20
11. 漫话版筑	21
12. 瓦当与瓦当文字	23
13. 古枕撷拾	25
14. 姑恶鸟漫话	26
15. 我国古代姓氏趣拾	28
16. 称谓之中矛盾多	30
17. 姓氏加“子”用于自称例释	32
18. 麒麟送子	34
19. “襦袷”与“孩提”	36
20. 漫话摇篮	38
21. 最是深情摇篮曲	42
22. 话说“虎枕”	45
23. 布老虎	46

24. 文化玩具——兔儿爷·····	48
25. 陀螺:一种有益的民间儿童玩具·····	50
26. 趣话不倒翁·····	52
27. 滚蛋习俗拾趣·····	55
28. “卖呆”趣话·····	57
29. 皖西也有“乌龟梢”·····	59
30. 漫话蜘蛛兆喜·····	61
31. 乌鸦兆丧与兆喜·····	62
32. “鬼车”及其别名·····	63
33. “猫来穷,狗来富”·····	67
34. 喷嚏拾趣·····	69
35. 镜听史话·····	70
36. 中国古代的影子禁忌·····	71
37. 闲话影子·····	73
38. 关于“锲臂而誓”·····	76
39. 关于唾沫的故事·····	78
40. 端午古俗五种·····	81
41. 端午时节话葫芦·····	82
42. 端午话虎·····	83
43. 六月六吃“补天饼”·····	84
44. 重阳话酒·····	85
45. 重阳节食粽习俗小考·····	86
46. 漫说“茱萸”·····	87
47. 有趣的《夏至九九歌》·····	89
48. 漫话《九九消寒图》·····	90
49. 烂柯山与莲花山·····	91
50. 笑话与语境·····	95
51. 我爱对联·····	97
52. 《庄子》里的寓言故事趣读·····	101
53. 颠倒成歌反生美·····	104
54. 周作人《冬夜有感》诗浅析·····	109
55. 尾生与蓝桥·····	112
56. 调戏与调戏·····	115
57. 活跃在民间文学中的老鼠·····	117

58.《庄子》中的老鼠	121
59.我国杜鹃别名杂考	125
60.漫话我国古代的猴戏	129
61.“弄丸”史话	130
62.古代养生术语“熊经”略谈	132
63.皖西方言词“姑老子”	134
64.皖西方言词“先生”的多义性	136
65.皖西方言词“巴巴”的多义性	138
66.“大头”谈趣	140
67.“打马马肩”漫谈	142
68.“乖乖龙东”小考	144
69.皖西方言词“yánghuo”本字臆测	146
70.略说皖西方言词“光棍”	149
71.皖西方言里的“手”	151
72.皖西方言中的“绝户头”	153
73.话说“那咱子”	155
74.说“翻梢”	157
75.金寨方言词“待诏”溯源	158
76.金寨方言词“匏颈”略说	160
77.金寨方言词“韶”浅释	162
78.金寨县莲花山方俗词语考释	164
79.“老子”词义面面观	168
80.扒灰·偷锡·偷媳	170
81.“处子”走俏	171
82.人气正旺的“人气”	173
83.“问今是何世”中的“世”	176
84.“呆若木鸡”的变化	178
85.对“望洋兴叹”的误解	180
86.对“白驹过隙”的误解	182
87.名教授误说“匠石”	184
88.虚飘飘庄周梦蝴蝶	186
89.“洗耳”——从厌闻到恭听	189
90.说“臭”道“香”	192
91.“自卑”别解	195

92. 人亦虫也	197
93. 趣话蛇蚤	199
94. 人生从何时开始	201
95. 小桃初谢春燕飞	203
96. 难忘野菊花	205
97. 杂忆儿时看电影	207
98. 高远而美丽的星空	209
99. 叩问乡关的寂寞拾穗者——怀念莽汉先生	213
100. 雅与俗的转化	215
101. 读《庄子》可以移情	217
102. 语言杂谈	220
103. 从“俯首甘为孺子牛”说起	223
104. 让儿童在游戏中快乐成长	226
105. 耳朵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228
106. 新的休假制度对六安民俗旅游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	231
107. 应该重视对方俗词语的抢救性调查、记录和研究	234
后记	239

1. 记住秧马

秧马是农民们拔秧时的坐具。皖西具有悠久的水稻栽培历史,每当春季插秧之时,在皖西大地上,到处都能见到农民们在育好了秧苗的秧母田里坐在秧马上拔秧的情景。只见他们一边拔秧苗、洗秧根,一边用稻草把秧苗捆扎成秧把。接下来有人在田埂上挑运秧把,绿油油的秧苗、沉甸甸的担子,让人们看到了收获的希望。当秧把挑到平整好的水田边时,又有人将秧把根据栽插的需要抛掷到或远或近的水田当中。而水田里早已站了一排排插秧的男女老少(皖西俗谚:栽秧田里无大小,黄泉路上无老少),只见他们弯着腰,双手不停地把秧把分成秧苗,再把秧苗插入泥水之中,互相比赛插秧的速度,一丛丛、一行行的秧苗就在这欢声笑语中站立在了水田之中,在微风的吹拂下纷纷点头,泛着微微的绿意。有一则谜语说的正是拔秧和插秧的情景:“就地摸三摸,拿起搁三搁,汉子叫它死,婆娘叫它活。”这真的是相当准确和生动。

秧马对于皖西稻作农业来说可谓历史悠久,贡献巨大。它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展示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秧马为木头制作,形似小凳,但又有所不同。它最上面的是一个类似于凳面的木板,人可以骑坐在上面;中间是三条腿或四条腿,腿上系着用来捆秧苗的稻草束(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说得好:“稻草捆秧父抱子,竹篮装笋母怀儿”);腿的下面还有一面两头微微上翘、很光滑的底座,腿与上小下大的两面板子相连。整个秧马轻而牢固,农民们坐在上面,既便于在水田里拔取比较矮小的秧苗,省时省力,提高效率,又便于在水田中平滑移动,到时只需两条腿一用力,就可以轻松地向前滑动,不必站起来以后再移动。这种设计既精巧,又科学。由于农民们使用这种坐具拔秧就像在水中骑马,所以这种坐具就有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秧马”。

其实秧马在我国并非只有现在的皖西人使用,早在宋代,它就在我国广大的地区推广使用了。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就曾写过一首《秧马歌》,其短序《秧马》云:

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秧马既如水中之船，又如陆地之马，众人拔秧，你追我赶，此起彼伏，远看真如“雀跃于泥中”。这真是劳动与创造、智慧与审美统一于一体了。

苏东坡不仅用文字记录了秧马的形制和功用，还积极宣传推广秧马这种古老的农具。宋绍圣元年(1094年)，他被贬官惠州，经过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时，在庐陵属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向致仕在家的曾安止介绍了秧马的形制，并创作《秧马歌》附于曾的《禾谱》之末，积极推广秧马。到达惠州后，他又将秧马的形制介绍给惠州博罗县县令林天和，林建议略加修改，制成了“加减秧马”，并介绍给惠州太守。经过大力推广，惠州百姓皆已使用，甚觉方便。此后粤北的龙川令翟东玉即将赴任时，从苏轼处得到了秧马的图纸，带往为官地龙川加以推广。后来苏轼又向浙江衢州进士梁君琯建议在浙江推广秧马，他还将秧马图纸带给在江苏吴中的儿子，叮嘱其在江苏推广。苏轼前后十余年的时间内为秧马的推广和普及到处做宣传，终于使秧马在湖北、江西、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得到广泛和长期的使用，至今秧马还在为全国某些水稻产区默默作着贡献。

2003年第2期《随笔》杂志上有赵丽宏先生的《小品和大师》一文，文章提到了苏轼的《秧马》，说它“记叙了当时农民用来插秧的一种农具”，还说这秧马“早已失传”。这里至少有两个失误，其一秧马是拔秧的坐具，不是插秧的农具；其二秧马也没有失传，只不过各地秧马的形制和用料略有不同罢了。《辞源》第2304页说秧马是“插秧所用的农具”。《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也有类似错误，第1972页“秧马”条说：“古农具。手工插秧时以减轻劳动强度的坐骑。腹如小舟，首尾上翘。工作中，人骑秧马上，用脚蹬动滑行。”后来新版《辞海》对此有所改动，第2114页说：“木制古农具。形如小船，前后翘起。在水田拔秧或插秧时，跨坐其上，脚蹬滑行，可减轻劳动强度。”不过所谓“古农具”和“插秧”的字眼仍在，也许这些话给赵先生以误导，才会出现那两个失误。江宏国先生在《咬文嚼字》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秧马”并未失传》一文，对此有细致和精彩分析。

的确，秧马还没有失传，我们不要忘记秧马。但是随着旱地薄膜育秧、机器插秧等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水田育秧减少了，人工拔秧和插秧也减少了，秧马的用场自然也就小了。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秧马真的不用了，要失传了。到那时，我们就更应该记住秧马这有着千年历史、贡献巨大的独特农具。

(《六安广播电视报》2009年5月7日)

2. 连枷声声响到今

连枷在我国是一种极为古老的农业生产工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以前。其最初的名字为单音节的“枷”,战国初期的历史著作《国语·齐语》记载的四种农具“耒耜枷芟”中就有“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枷,拂也。从木,加声。淮南谓之快。”“拂”“快”都是“枷”在不同地区的方言名称。又据西汉扬雄的《方言》介绍:“金,自关而西谓之梜,或谓之拂。”又说:“金,宋魏之间谓之橐受。”那么“枷”又有“金”“梜”“橐受”等不同的方言名称,由此可见其使用之广泛。“枷”至迟在晋代就有了双音节的名称“连枷”,晋代著名的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在注释上面的《方言》引文时就说:“今连枷,所以打谷者。”

因为连枷是农具,所以又可写成“连枷”;又因为连枷主要由木、竹构成,所以又写作“槌枷”。关于连枷的用途、构成和使用方法,《辞海》有较为详细的解释:“连枷,一种手工脱粒农具。由手柄及敲杆铰链构成。操作者持柄使敲杆绕短轴旋转,敲击铺在地面上的植株穗莢,使之脱粒。”《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稍有不同:“连枷,农具,由一个长柄和一组平排的竹条或木条构成,用来拍打谷物,使子粒掉下来。”连枷由三个部分组成:长柄,供农人握持使用;转轴,在长柄的上端,既能使敲击部分与长柄相连,又能使其绕轴旋转;敲击部分,主要用藤、绳等将木条或竹条平排编织而成,呈长方形。《辞海》称敲击部分为敲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漏掉短轴部分,对连枷的介绍都不够全面。连枷的最大特点是连续旋转、敲击,故名“连枷”。明代徐光启撰写、明末刊行的古代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农器》就明确地说:“连枷,击禾器。”清代赵翼的《陔馀丛考·连枷》也说:“农家登麦,必用连枷击之。”

在我们皖西的广大农村,连枷也是祖祖辈辈、家家户户必备的劳动工具。且多称其名为“liánjie”。

我在上大学之前,曾在金寨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生活过十几个年头,至今仍然记得那里的乡邻们用连枷打麦子时的场景。每当麦收季节,村庄里的人

们或以家庭为单位,或亲戚邻居自愿组合,或整个村庄甚至生产队组织在一起,围着大大小小的房前稻场或田间平地,头顶中午的骄阳,脚踩滚烫的大地,手中挥舞连枷,口中笑语喧哗,身上汗水流淌。他们先是高高举起手中长长的连枷,再用力拍打平铺在地面上的麦穗,动作周而复始,连续不断。劳动的人们手起手落,弯腰挺身,你退我进,配合默契。一时间只见那高高举起的连枷如林立的刀枪,如飞舞的旗帜,如旋转的风车,如弄潮的船帆。再看那上下翻飞的连枷此起彼伏,落地有声,或节奏一致,整齐有力,如战鼓擂响;或杂乱无章,响成一片,似千军万马,滚滚向前,真是震天动地,撼人心魄。再听听那相邻村庄之间或远或近、遥相呼应的连枷声吧,或同时响起,或此起彼伏,远远地传过来,如雷声滚滚,如车声隆隆。南宋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曾描述当时田家用连枷打稻的热闹场面:“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虽然所写劳动内容已有所不同,但是用“笑歌声里轻雷动”来描写劳动的气氛和连枷的声音,真是再准确形象不过了。

当然,让我们感动和难以忘怀的不仅仅是连枷声声如雷鸣,也不仅仅是连枷飞舞,场面壮观,更主要的是那连枷声里有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在弥漫,有丰收的喜悦、收获的快乐、劳动的激情在飞扬,有对未来的希冀和幸福的渴望在奔涌;连枷声声,笑语阵阵,乡亲们个个汗流浹背,人人喜笑颜开,那场面才真叫红火热闹,有声有色,酣畅淋漓。连枷声声,原始天然、自然本真的舞蹈、音乐、歌声和诗情、画意因为劳动而产生,也因为劳动而交织,这让我们找到了艺术的源头,明白了审美的真谛和劳动的价值。

随着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收割机、脱粒机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传统的脱粒工具连枷由于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其逐渐被先进高效的农业机械所取代的命运似乎已不可避免。科学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曾经在中华大地上从两千多年前一直震响到如今的连枷声,曾经伴随了世代农民们的歌声和笑声、浸透了无数农民的汗水和希望的连枷声,也许不会响得太久了,那令人如痴如醉的连枷声将会成为渐渐远去的声音,只在那些喜好怀古念旧的人们的梦里依稀回响。

(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于《皖西日报·下午版》2004年7月17日和7月24日)

3. 饭牛与饭牛歌

“饭”的本义为“吃饭”，是动词。《说文·食部》：“饭，食也。”段注：“云食也者，谓食之也，此饭之本义也。引申之所食为饭。”古代典籍中多用其本义，如《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孟子·尽心下》：“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礼记·曲礼上》：“饭黍毋以箸。”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饭”的此义若用于动物，则为饲养、喂养，亦为动词。如“饭牛”，就是给牛饭吃，亦即喂食饲养牛。与之类似的还有“食”字。韩愈《伯乐》：“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食马”与“饭牛”二者在结构上一致，“饭”“食”在“饲养”义上一致，所以“饭牛”也能说成“食牛”，如《孟子·万章上》：“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牛很早就被人类驯化，中国人养牛的历史也极为悠久。除了真正的民间养牛人，历史上还有不少从养牛起家的政治家，或有才德的人自甘养牛，远离富贵，却因退隐而出名的。《庄子》中就有两个这样的“饭牛”人，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颜阖。

在《庄子·田子方》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这是一个淡漠名利，善于养牛，最终还是因养牛而从政的人。百里奚在自战国至西汉的众多典籍里都有记载。百里奚复姓百里，名奚，他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位著名人物，本居虞国，后入秦国，受秦穆公重用。《孟子·告子下》：“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秦人五张羊皮换百里奚的故事很有名，所以秦人称呼他为五羖大夫，《孟子·告子下》亦云“百里奚举于市”。

《庄子·让王》中记述了另一个甘于贫贱、自愿养牛的人：“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陋闾，苴布之衣，而自饭牛……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

《晏子春秋·问下二》《吕氏春秋·举难》《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

苑·尊贤》等典籍都载有著名的“宁戚饭牛”的故事,并流传有《饭牛歌》。如《吕氏春秋·举难》云:“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桓公大说,将任之。”这个故事在《离骚》中也有提及:“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东汉王逸注:“宁戚,卫人……修德不用,退而商贾。宿齐东门外;桓公夜出,宁戚方饭牛,叩角而商歌。桓公闻之,知其贤,举用为客卿,备辅佐也。”

《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相印书》,说汉朝有《牛经》。《唐书·艺文志》录有宁戚的《相牛经》一卷。南宋蒋捷《贺新郎·兵后寓吴》:“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不知这些《(相)牛经》是否为同一书,作者皆为宁戚?也许宁戚的《相牛经》亦为后人假托?暂已无从考证了。

宁戚为春秋时人,他叩牛角而歌,唱出的《饭牛歌》又叫《牛角之歌》《击角歌》《扣角歌》《饭牛浩叹》。据《古诗源·饭牛歌》介绍,饭牛歌原文为:“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云:“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裴骃《集解》引:“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与上引同。司马贞《索隐》解释道:“矸,音公弹反。矸者,白净貌也。顾野王又作岸音也。”而“骭”是小腿的意思。

《饭牛歌》首二句“南山矸,白石烂”当为起兴,但是后人已不了解此起兴与《饭牛歌》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了。也许本就无关,只是引起下文而已。如今我们对其特殊含义和具体用法已不太了解。《饭牛歌》的正文主要表现宁戚生不逢时,生活艰难,渴盼得到重用,施展才干之心情。《饭牛歌》虽不长,但是在一个特别的时候由特别的人用特别的方式向另一个特别的人唱出,其效果也是很特别的,与民间的放牛小调更是截然不同。

宁戚饭牛、唱《饭牛歌》的故事对后人影响是很大的,如元代画家王冕除了号煮石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外,也自号“饭牛翁”。他出身农家,年少时家贫,也曾放过牛,并于放牛之余偷听私塾弟子读书,“王冕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是很有名的苦学故事。他大概以宁戚饭牛为榜样,希望从放牛开始自己的有为人生的吧。虽然他一生归隐,以卖画为生,不以出仕从政为意,但是在绘画、刻印、做诗方面还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倒也没有辜负“饭牛翁”的称号。

(《文史杂志》2009年第1期,略有改动)

4. 相狗趣话

我们知道伯乐是中国古代的相马高人，他能于众马之中发现千里马，故世人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中国古代还有介绍相马术的《相马经》。如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言及“的卢马”：“马如的卢飞快，弓作霹雳弦惊。”的卢马是一种性烈的快马，《相马经》中对它有描述：“马白额入口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

古代还有相牛术。南宋蒋捷《贺新郎·兵后寓吴》：“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牛经即关于养牛、相牛知识的书。《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相印书》，说汉朝有《牛经》；《唐书·艺文志》还录有先秦善于养牛的宁戚的《相牛经》一卷。

中国古代除了相马术和《相马经》、相牛术和《相牛经》外，还有相狗术与《相狗经》，这可能就很少有人听说过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驯化了狗，狗为人看家护院，征逐猎场，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和伴侣。驯养狗和利用狗，自然要了解狗，所以相狗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先秦道家著作《庄子》中就有关于相狗的描写，书中的《徐无鬼》篇云：“徐无鬼曰：‘尝语君吾相狗也：下之质，执饱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质，若视日；上之质，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马也。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武侯大悦而笑。”徐无鬼对相狗和相马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认真比较，其中就言及区分狗的三种不同品质的要领，可见那时对狗的观察和区分是很严格和细致的。在他看来，下等品质的狗是饱食而止，这是猫儿的德性和能力；中等品质的狗如凝视太阳般意气高远；上等品质的狗凝神专注，若忘其身。当然这段话里也带有道家的思想观点和评价标准在内，如“若亡其一”成了上等狗的标准，而相马也是以“若丧其一”这个相同的标准为最高评判标准的。

古代同样有记录这些相狗术的书籍问世，如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